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捨命盜朋友 為金蘭奮勇救金蘭

且說來到監牢獄的門首，往裡一看，被人揪住了，說：「什麼人？找誰？」艾虎本穿著一身買賣人的衣服，就裝出那害怕的樣子來，說：「我在這找人。」那個說：「這個所在，也是找人的地方？」艾虎說：「有個姓馬、有個姓張的打死人了。我在姓馬的舖子裡頭作過買賣，我打算來瞧瞧。我又不敢進去。」那人一聽說：「原來是瞧馬龍、張豹的，早點言語。」艾虎說：「可以見的著見不著？」那人說：「你要瞧別人可不行，你要是瞧他們二位，現成有我們這塊的紳衿富戶，見好了我們頭兒了，憑那位來瞧，不認的，我們還管帶著。見完了出來，還不用你花什麼。」艾虎也會就此一躬到地，說：「奉懇你老人家罷。」那人一回頭，叫過一個小伙計來，說：「帶他瞧瞧張、馬二位去。」小伙計說：「隨我來。」艾虎跟著一哈腰，鑽了鎖練子，往裡一走，奔正西有個虎頭門，上頭畫著個虎頭，底下是柵子門，正字叫作「豹豕門」。雖畫著虎頭，乃是龍種，這就在一龍生九種之內。

其性好守，吞盡乾坤。惡人要能悔悟的，或者是吞屈了，仍然吞還出來。不然怎麼在監牢獄中，不是打官司。進了豹豕門，盡都問成死罪，或有悔悟的，或有情屈的，仍然無事，可就應在豹豕這個性情上。靠著外邊大門的兩旁邊，一邊五間東房。在豹豕門北邊有個獄神廟，約有半間屋子大小。那位伙計叫開了豹豕門的柵子。進了豹豕門，兩邊一邊有三間東房，裡面有人當差，再聽裡面鐵練聲響，悲哀慘切，真是鬼哭神號，聲音慘不忍聞。順著北邊有個夾道，直奔正西，走到西頭，並無別者的房屋，淨是一溜西房，一間一個柵子門，沒有窗戶。那官人指告：「盡北頭那間是姓馬的，盡南頭那間是姓張的，你自己去看罷，我在外邊等。」

你道什麼緣故？別人瞧人，他必隨隨步步跟他，怕是串供。到了這案，他怕不能得的進來一位高明人，串供救了他二位的活命，大家全都願意。故此教艾虎一人自己過去。

把著柵子門往裡一瞅，就覺一陣心酸。只見他蓬頭垢面，脖頸上有鐵練，當地有根柱子，穿在柱子上。柱子靠著一個小窄坑兒，這根鐵練由坑沿上拉過來鎖在坑沿之上。

靠著那邊，堆著上下手的刑具。每要過堂之時，就把那上下手的刑具套上；每遇收監的時節，把上下手卸下來往那裡一堆，又把這一根脖練套住鎖上。這是有錢有情，見了頭兒說好了。若不然，把他鎖在坑沿上，站也站不起來，蹲也蹲不下，為是好擠錢，不花不行。這個不用刑具擠，對眾人攢錢，早經打點妥了。然馬龍心中總是不樂：「要找著艾虎還好，找不著艾虎也是一死。」自己坐在坑上正想此事呢。忽聽有人低聲叫他說：「哥哥，小弟來也。」

馬爺抬頭一瞅是艾虎，說：「哎喲！原來是我的艾……」虎字未曾說出，艾虎一擺手，低聲說：「悄悄。」馬爺說：「你從何而至？可見著張英了？」艾虎低聲說：「一言難盡。你今天晚間等著，三鼓時分我來救你，有話出去再說。」馬爺點頭說：「你可要看事作事，要不行，就把你連上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多點耐煩，等著罷。」說畢，艾虎出來。奔了南邊一聽，那屋鐵練聲響，把著柵子門一瞅，原是張豹一個人抖著鐵練子玩耍呢，竟沒把這件事放在心。小爺暗道：「這才是無心無肺哪。」低聲叫道：「二哥，千萬別嚷，小弟來也。」張豹抬頭一瞧，艾虎又說：「別嚷，別嚷，小弟艾虎。」張豹低聲說：「我算計你該來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倒是好算計。」張豹說：「可想主意救我出去。」艾虎說：「白晝如何行得了。今日夜靜三更，我來救你，不可高聲。」張豹說：「那些個難友聽見也不要緊，我一罵，他們全不敢言語了。」又囑咐：「你可早些來。」艾虎點頭，撒身下來，又叫那人帶將出來。一路把各處地方全都看明，晚間打那裡來，打那裡走。又與那人說：「朋友，我送你一杯茶資罷。」那人說：「咱們後會有期。你給我萬兩黃金，我也不敢收。」艾虎深深的作了一個揖，揚長而去，一直奔城門，往張家莊來了。

未到門前，早有家下人迎接。進了大門，入了庭房，從人獻茶，更換了衣服。張英吩咐叫擺酒，正對了艾虎的意了。飲著酒，這才說怎麼見了兩位哥哥，說明此事，今晚夜至三更搭救他們二位。張英問：「今夜晚間可用什麼東西，艾虎哥哥早早的吩咐下來。」艾虎說：「別物件一概不用，只用兩牀被窩，可要裡外粗布的。你們是怎麼個打算？」張英說：「等他們出來，讓他們議論。」艾虎說：「不行，早為打算。」張英說：「我這不怕他，絕不能把我拿去。」艾虎說：「也不行。他們在獄中無妨，差使要一丟，狗官必要找尋你們當族來了。倘若被他拿去，打了帶執，那還了得。你通知你們大族個信息，都要躲避躲避才好哪。再說連你們這些個家下人都得躲避，不然也許把你拿了去。」家下人大家點頭。「所有的這些個東西，粗中的物件，就一概都不要了，你們大家分散罷。等著我們來的時節，見見你們大爺、二爺，你們大家就走罷。」眾人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收拾東西要緊。」張英聽了他這套言語，就往同族送信去了。書不可重聚。

交到二鼓之半，艾虎的酒已過量。張英說：「艾虎哥哥，回頭再喝罷。」艾虎就把自己包袱拿將出來，把白晝衣服脫下來，換了夜行衣靠：頭上軟包巾，絹帕擰頭，搓打拱手，三叉通口夜行衣，寸排骨頭鈕，青縐絹紗包，青縐絹褲，青緞襪子，青緞魚鱗靴，青縐腿，青護膝。把刀亮將出來，插入牛皮軟鞘，鞘上自來裹著羅漢股榮絲縐，把刀背於背後。胸膛雙條蝴蝶扣，脊背後走穗飄垂，伸手拉過來，掖於肋下，為的是躡房躍脊利落。一抬胳膊，紗包抱腰，雖繫了個頂緊，一點皺扭地方沒有。一回手就把被窩兩牀一卷，卷了個小席捲相似。要了一根小細長繩兒，在被窩上一捆，餘者的繩兒往上一繞，往肩頭上一放，說：「我告訴的你們那事，可要記著，我要走了。」張英又給跪下。艾虎說：「二哥，你這是何苦？」隨即出去。

出了庭房，有機靈的從人往外就跑。艾虎說：「你幹什麼？」從人說：「給你老人家開門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向來不走門。」「嗖」的一聲，蹤跡不見。躡房躍脊，出了張家的院落，直奔城門而來。天已三鼓了。過了吊橋，已然路靜人稀，直奔城牆而來。找了個城牆的拐彎，把被窩放下，把繩子放長，係在腰間，由這拐彎登著城牆上去，爬著上頭城垛，使了個「鷓子翻身」上去。到裡面下去，把被窩背起來，看了看，四顧無人，直奔監牢獄而來。到了獄門之外，靜悄悄，空落落，比不得白晝了。兩扇黑門一關，瞅著就有些個發志志。自己把被窩繩子一解，一牀被窩折成四摺，把兩牀垛在一處，對著上頭的棘針，往後退了數步，使了個「旱地拔蔥」，往上一躡，把被窩搭在棘針之上，就便把身子往上一撲，把那一牀接將下去，腳站實地。背著那個被窩，搭在二道牆上。

就見那門旁的一溜房子，靠著北邊的並無燈火，靠著南邊五間房子有人說話。自己奔到房子那裡，把窗櫺紙戳了個窟窿，一看裡邊是四個人說話哪。有個年老的說：「咱們吃的是陽間飯，當的是陰間差使。」那人說：「此話怎麼講？」老者說：「白日裡無事，到了晚晌，上夜沒事便罷，要有事，就有性命之憂。再說他們外頭打更的算什麼差使，單會欺負咱們，總噴著咱們接鐘接晚了，必要拿這個立臉。我但有一線路，再不幹這個。」

正說著，四更鐘到。艾虎上了房看著，暗說：「我來的甚巧，還有個接鐘之說哪。」

我要不知道這件事，就誤了差使了。他們外頭的一嚷，我怎麼救人？少時，總得把這幾個人俱都捆上，再有鐘到，我還得替他們接鐘。」果然外面的鐘到，「鐘鐘」的打了四更。裡面由屋中出來，打了四下。二人將要回屋，早被艾虎踢倒捆上，口中塞物。又進屋中，把那兩個照樣捆好。出來奔二道牆。眼前一條黑影，不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